

《关东赌王》

书籍信息

版次：1

页数：

字数：

印刷时间：2015年04月01日

开本：16开

纸张：轻型纸

包装：平装

是否套装：否

国际标准书号ISBN：9787515500430

编辑推荐

赌的是符号，赢得是风景。

赌博的本质是什么？它为何让那么多人迷恋，甚至丧命？

翻看这桩生死对决的江湖奇案，将为您全景揭秘一个隐忍搏杀的蓝道世界。

内容简介

偏门七道，赌为蓝道，职业赌徒，人称“蓝道客”。

正月十五，松花江畔“蓝道会”上，“冷鹰”黎天罡欲雪十八年前辽西梨园之耻，带着手下兄弟“过山豹”蒋相伍、“铁嘴”刘成、赵惠普……松山设局。“燕北赌王”甫云飞和徒弟“铁鞭”柳长松被迫入局。两伙赌徒最终在“四眼虎”的“伊丽莎白女王号”赌船上一决雌雄。

百变江湖，风云再起。十八年恩怨聚首，一场邪恶的较量，一场智与勇的碰撞，归根到底是人间正道。

翻看这桩生死对决的江湖奇案，将为您全景揭秘一个隐忍搏杀的蓝道世界。

作者简介

严岐成，曾为一线刑警，现任香港大型文学双月刊《中华文学》理事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四兄弟》《扫黑》《雪狼行动》等作品。

在线试读部分章节

引子

深夜，灯黄如桔，肩头的刺刀泛出一股青白。

田昊机械般迈着步子，长长的走廊28米，大约28步。他均匀地走着，每一分钟一个来回，像钟摆一样，不停止，不误时。

他的两只眼睛始终圆圆地瞪着，两个耳朵始终机灵地支棱着。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，因为他知道这走廊的铁窗后面关的是“虎”。更何况，明天、这里的“虎”就要走上刑场。

突然，13号监舍的铁窗上现出一个脑袋。那个脑袋上长着一个独眼，也正因为是独眼，

五官有些变形，面目就更加狰狞。

“兄弟，口渴！”

田昊瞥了他一眼，他知道这人是“独眼老七”，名震辽西的著名恶棍于志成于老七——一只独眼恶虎！

三年前，他的一只眼睛毁于一场殴斗。那是一次一个人和一百个人的殴斗，势力不均的殴斗。结果，于志成一个眼珠子被打冒，他大喝一声，当众吞掉了那个眼珠子。一百个人被一个人吓懵了，他们立刻鸟兽散。于志成一战成名，辽西地段，“独眼老七”的号子如风飞扬。搭上出租车，喊一声，“我是老七的兄弟”，出租车会乖乖地送你到你要去的地方，分文不收。到了饭店，你提一提，“老七是我大哥”，于是，饭店老板让你吃饱喝足，然后“礼送出境”，当然，你要是愿意也可以拿笔签字，什么时候还，那就再说。

于老七的麾下从者如众，不管岁数大小，一律称他为“七哥”。这“独眼老七”只是辽西百姓背后的一种称呼，如果小孩哭闹，大人一声“独眼老七来了”，小孩子会立刻噤声。

社会上混的流氓之类却都是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“七哥”，这是他的代名词。似乎忘记了他叫于志成，好人知道他叫“独眼老七”，流氓知道他叫“七哥”。按社会上的话说，这叫号子，他的号子就是这么响。

这“七哥”混大了，一时间耗子成精也是精。正人君子见到他退避三舍，他也就更加的横行霸道。哪个商店开业，第一个帖子得发给他，否则，当天晚上两米的大橱窗就得粉粉碎，开业之初，再来两个小流氓一顿胡闹，什么生意就是不黄也会半死不活。

他本人也想方设法聚敛钱财，他敛财的办法与众不同，可谓巧取豪夺。其中，他最擅长的就是设赌，设赌抽“红”，钞票会像雨点般落下，赌场越大，红利越多。由于“老七”名头大，号子响，南来的北往的各路“神仙妖怪”到了辽西首先要拜访他。也只有他，在黑道上可以罩住所有兄弟。偶尔有一个不开事的，拜访了别路神仙，那他肯定倒霉。于老七耳朵长、信息灵，他抬抬手，发个信号，自然有他的小弟出面，那个人不是腿断就是胳膊折。一来二去，于老七在辽西黑道上的头把交椅无人能撼。引子

深夜，灯黄如桔，肩头的刺刀泛出一股青白。

田昊机械般迈着步子，长长的走廊28米，大约28步。他均匀地走着，每一分钟一个来回，像钟摆一样，不停止，不误时。

他的两只眼睛始终圆圆地瞪着，两个耳朵始终机灵地支棱着。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，因为他知道这走廊的铁窗后面关的是“虎”。更何况，明天、这里的“虎”就要走上刑场。

突然，13号监舍的铁窗上现出一个脑袋。那个脑袋上长着一个独眼，也正因为是独眼，五官有些变形，面目就更加狰狞。“兄弟，口渴！”

田昊瞥了他一眼，他知道这人是“独眼老七”，名震辽西的著名恶棍于志成于老七——一只独眼恶虎！

三年前，他的一只眼睛毁于一场殴斗。那是一次一个人和一百个人的殴斗，势力不均的殴斗。结果，于志成一个眼珠子被打冒，他大喝一声，当众吞掉了那个眼珠子。一百个人被一个人吓懵了，他们立刻鸟兽散。于志成一战成名，辽西地段，“独眼老七”的号子如风飞扬。搭上出租车，喊一声，“我是老七的兄弟”，出租车会乖乖地送你到你要去的地方，分文不收。到了饭店，你提一提，“老七是我大哥”，于是，饭店老板让你吃饱喝足，然后“礼送出境”，当然，你要是愿意也可以拿笔签字，什么时候还，那就

再说。

于老七的麾下从者如众，不管岁数大小，一律称他为“七哥”。这“独眼老七”只是辽西百姓背后的一种称呼，如果小孩哭闹，大人一声“独眼老七来了”，小孩子会立刻噤声。

社会上混的流氓之类却都是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“七哥”，这是他的代名词。似乎忘记了他叫于志成，好人知道他叫“独眼老七”，流氓知道他叫“七哥”。按社会上的话说，这叫号子，他的号子就是这么响。

这“七哥”混大了，一时间耗子成精也是精。正人君子见到他退避三舍，他也就更加的横行霸道。哪个商店开业，第一个帖子得发给他，否则，当天晚上两米的大橱窗就得粉碎，开业之初，再来两个小流氓一顿胡闹，什么生意就是不黄也会半死不活。

他本人也想方设法聚敛钱财，他敛财的办法与众不同，可谓巧取豪夺。其中，他最擅长的就是设赌，设赌抽“红”，钞票会像雨点般落下，赌场越大，红利越多。由于“老七”名头大，号子响，南来的北往的各路“神仙妖怪”到了辽西首先要拜访他。也只有他，在黑道上可以罩住所有兄弟。偶尔有一个不开事的，拜访了别路神仙，那他肯定倒霉。于老七耳朵长、信息灵，他抬抬手，发个信号，自然有他的小弟出面，那个人不是腿断就是胳膊折。一来二去，于老七在辽西黑道上的头把交椅无人能撼。

这一来，他倒弄出个局面来。走到哪里，后面四个小弟，一色的黑色西服，一色的蛤蟆式墨镜，不用说话，往那儿一站立刻冷气森森。那是八十年代初啊，一台北京吉普，掀掉了布篷，完全一个敞篷车。开着这台车，他能在朝阳大剧院十八级台阶上骏马般驶上驶下。身边的小弟站在车上大呼小叫，酷毙了！

就是这个独眼老七，横着膀子像个螃蟹一样横行的时候，他遇上了“严打”之年。也许是“善恶到头终有报”，他的气数尽了。公安出动了一队刑警带着一个班的武警，在宾馆房间里将他逮个正着。那些耀武扬威的小弟立刻成了小耗子，咄咄溜溜钻进床底下不少。剩下他，刚想反抗，田昊的班长一个擒拿手，差点将他的膀子拿下。他的“铁姘”，一个鸡窝样头发的女人，吓得尿在了床上。

什么老大？耗子虽然成精但他还是耗子。也许那一刻于老七才从心里终于明白：相对于强大的专政机器，什么老大，无非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一场闹剧，奇臭无比的一堆狗屎而已。

这不，面对此刻的田昊。不管他的独眼何等狰狞，眼窝里闪出的目光却透着凄凉和无奈，嘴角的一丝纹路刻画得他可怜兮兮。

田昊执行任务一丝不苟，从来不和犯人拉拉扯扯。今天，他也不想说别的，可他还是从饮水机中接了一杯水，把一次性的纸杯交给了于老七。

走廊里恢复了平静，田昊恢复了他钟摆一样的运动。

两个小时，属于田昊的是两个小时一百二十圈的钟摆运动。然后，他就要下岗，明天有更重要的任务。

突然，又是突然，13号监舍一声咳嗽，小窗子扔出一个纸团。田昊弯腰捡起的同时，听到了一个沙哑的声音：“兄弟，留着，山不转水转，有一天兴许你能用得着。”

声音是于老七的，很独特。

田昊捡起那个纸团，暗暗地放在了口袋里。而且，他也决心不向任何人去说，尽管他还没有看到纸团里的内容。

夜很短暂，下了岗位的田昊一倒在床上就进入了梦乡，十九岁啊，正是贪睡的年龄。

第二天，起床哨让他一跃而起，战友们纷纷整理内务。沿墙就是一溜整齐的豆腐块，牙

刷柄一个方向，毛巾一个样式。忙里偷闲看了一眼窗外，看守所里已经是人满为患，也可以说是风雨不透。大小车辆，警官、检察官、法官，省、地、县三级，熟悉的不熟悉地，田昊目瞪口呆。他知道，这是执行，肯定是要执行于老七，他已经被判处死刑。严打嘛，他这样的恶棍首当其冲。

执行有中院行刑队，他们武警奉命保卫刑场。于是，他们的车辆率先开向野外的刑场。公审大会，押解犯人，都另有安排。

田昊想象着于老七的样子，他的独眼此刻射出的应该是绝望的光吧？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不管他曾经多么嚣张。死亡是谁也不想看到的，但他今天不死是不行了，不死如何面对百姓的民愤。来到刑场的路上，许多店铺都挂起了鞭炮，百姓们要放炮庆祝了。想一想，如此死法，也够伤心的。

田昊突然想起那个纸团，他的手伸到兜里，纸团还在，可哪儿有机会打开。山风凛冽，不一会，鸣叫的警车声响起，遥远处第一辆卡车上就是于老七。头上的大牌子赫然写着：“流氓团伙主犯于志成”，上面用红笔画出大大的一个X。

好像是看到了田昊，老七向他的方向点了点头。

武警们拉开了警戒线，田昊站在警戒线上。身后万头攒动，人们蜂拥而来。武警们的身体站在那儿，竟然像一条钢铁的大闸，生生地闸住了奔腾的人流。

田昊背后有一个人，一手拎着一瓶酒，一手拿了一个碗，他举着碗在狂喊：“七哥！”特立独行！田昊禁不住多看了两眼。可这一看，就被那张流着汗的脸紧紧地吸引住。长发齐耳，加上下巴一圈络腮胡，也就是说一张脸像狮子一样，被毛发所包围；浓眉锐目，高鼻方口，五官中的每一个线条都如刀刻一样，棱角分明。这样的脸让人过目难忘，田昊在一刹那间就记住了那张脸。

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那张脸转向了田昊，那张脸上的那张嘴吐出了一种与其极不相称的柔声细语：“同志，我去祭奠一下要死的人，让我过去吧？”

简直是胡闹！田昊本能地冷冷地吐出两个字：“不行！”

执行官举起了红旗，也就是一秒钟，“啪”的一声枪响传来。田昊的视野中，那个叫“老七”的身体慢慢地倒了下去。田昊知道，那里有一个三角架，尸体倒在上面，法医要进行最后的检验和拍照。

稍顷，一切都结束了。队长下达了命令，全体武警撤开警戒线，返身上车。

警戒线一撤，人流如潮水般涌向刑场。更多的人是要目睹这辽西一霸的最后面目，当然，那面目肯定会是更加狰狞，更加令人恶心。

让田昊心动的是，那个拿着酒瓶的人跑在最前面，他跪倒在老七的尸体前面，手中的酒洒在地上。

车子开动了，那惊心动魄的场面渐渐远去。田昊心中一点也不平静，毕竟他才是个十九岁的青年。

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，这个世界七彩缤纷，一个人死去，有人要放炮来庆祝，有人却要用白酒来祭奠。也许是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”，那个狮子头是个什么人呢？田昊解不开这心头之迷，手又伸向了衣袋里。

卡车开得飞快，好像急于脱离刑场，周围都是清一色的武警，他当然知道部队的纪律。他终于忍住了，可这成了他的一个心结，一个留了很久的心结。

[显示全部信息](#)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[更多资源请访问www.tushupdf.com](http://www.tushupdf.com)